



B2 寻心论道

红楼深处

■李欣雨

我平时更偏爱那些酷烈的创作,第一次看这么文气的剧,倒也并不排斥。这剧,文人俏语哲人智辩都写得极巧,摆设也简朴,一张桌一壶水三个人便铺陈开来立场争论,而内核需要自己触摸。它让人感觉野心广袤,谈治学所为教育公平女性权益,知识分子确实思多论多,然而这些话题的讨论要填充在时长 110 分钟的剧里就显得浅薄,总感觉踩不到地。然而它不算乏善可陈,剧情中我最钟意的地方是角色卢泊安的讥讽,谐音梗玩不厌,也行也好也同意的三“也”先生简直全场高光,人人共鸣,无论是政治命运还是生活日常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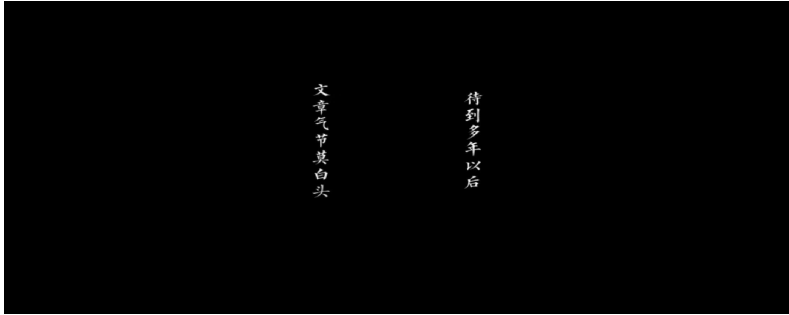
但戏剧归根到底是观看,注视着眼前正在发生的一切,由目之所及心生联想,平地而升的意象才是最动人的部分。作为一个学生,偏左派设定的卢泊安自然最吸引我。他和古鹤箴激辩,手敲着桌子愤愤然,我缩在一团黑暗里旁观,总觉得是内心的真相跑到了台上……中立者求三野生着一张好好先生的软面孔,给这个倒水给那个劝架,给人的感觉是“求真论”满场长脚,在他的“中间地带”四面楚歌……而最后五四运动爆发,血溅了方寸天地纸白帷幕,先生们言辞杀伐,面对学生遇险却慌了神。三个人于三个方位肃立,这是个考察立场倾向的时刻,所有人

不谋而合地看向自己最信赖的那个思想符号。卢泊安站在舞台右侧,语气激烈,冲学生们大喊市民运动并不在于多数学生的参与。我盯着他,观众口不能言,演员只是演绎。当时我想观众仿佛替代了学生的视角,观众是不能说话的,然而沉默也是一种质询。

偏颇如我,大部分时间并不在意古鹤箴在说什么,他存在的意义只是为了证明理性讨论和自由发问的重要性,每个人都要让渡出一部分愤怒的权利,来寻找构筑公共生活的可能。求三野的理论还算听得仔细,可是就如其他两个角色所说,概念支支吾吾,局限在于信仰的模糊性。何况,学者真能独立于风雨之外么?“一生所学,只为此刻”,如晦的时代里枯坐书斋,这是特权,而非道之所向。假设再多也只是思辨工具,唯有务实的世界会给出答案。

所以这部剧于我的意义是再一次模拟了一个理想的讨论场景——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平主义共饮一壶,没有欺侮和损耗,只是交流,警惕思想的怠懒。因为思想是在自我的不断冲突交锋中建立的,发现盲点比建立某种共识更重要。剧后的交流会上演员也说,他相信卢泊安会选择都录取,没有谁比谁对,只有狭隘和盲目。

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——如果可以笃定一种信念,怀抱追问的勇气,坚持无尽的思考,有求索的精神,哪怕孤立无援,也不会到更坏的地步。



我的世界

■卢俊恒

曾经我以为创造出我想要的世界很简单。

我在那座楼上望着秋叶慢慢凋落,望着鸿雁的来来回回和麻雀的惊起,我的一个小愿望,我想要飞。可后来我知道要有动力、能源、材料等各种硬件软件的一个个复杂问题,我有点失落,原来创造我的世界一点也不简单。

后来阴差阳错投身文史,见识了幻想的科技帝国,宇宙宏图,和一个又一个目前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世界。我想,我或许可以在这里创造出我的梦想,我可以在这里无边无际的飞翔,问问秋叶凋落后,是否还眷恋着树枝,问问鸿雁和麻雀它们飞翔路中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,哪家的孩子气球跑了,哪家的孩子风筝和它们一样飘向远方。

再到后来我亲眼看到了我的那一个个小愿望,早已经在荧幕中实现,带着自己会飞的屋子去旅游,和自己脑袋中的小人说话,捏的小泥人,小雪人成了我冒险的朋友。我又想了想,我觉得我的世界要更加直观,我要带给更多人看,让所有人都来的我的世界,这或许不是我的世界而是一个真实的世界,看的着,摸得到,那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。我想要做一个自己的动画,讲一个自己的愿望。

我以为我要我的世界很简单,可是当我拿着笔发着一夜又一夜的愣之后,我错了,我在想 什么是我? 什么又是世界?

是我之外的都是世界,我则是另一个世界,那么创造世界和创造我,我好像明白是一样的困难,

因为世界终究要是真实的,我的世界里我可以飞,但是我飞了起来看不到那个苍茫大地,看不到那个霓虹闪烁,看不到那些飞走的气球,我想哭,我揪自己的头发,为什么我看不到了?

那朵我仰起头(时?)对我笑的云朵,每年来和我打招呼的麻雀,和分享旅途故事的鸿雁,那个时候我看到万物变幻,看到了历史变迁,看到了玄奘西行,看李

白出游,看到了那个飞向宇宙深处的探测器被发现,看到那束射向地球的激光,看到了无数年后人类在地球上什么也没留下,看到了支教老师一点点的老去,看到了山区学生求知的眼睛,看到了每一个在路上无奈的行人。

现在,我什么也看不到,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忧郁的小王子再也没来到过我身边。我以为我可以用科技创造我的世界,我以为我可以用文学搭造我的世界,我也见过了科技与文学共同搭建的世界,可是我的世界甚至我也慢慢触摸不到了.....

我想如果可以我愿意再次回到以前,重走当时路,重新寻找我的朋友们,重新建造一次我的路。

我该回了,去寻找我的世界。

